

青鳥遊記

荷麟著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初版

青島遊記（全一冊）

實價國幣陸千元

著者 茲 鳩

版權

所有

出版者 乾坤出版社

青島觀象二路七號
電話②八五四八號

總經售 敦源書局

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

青島中山西路

印刷者 青島公報社印刷部

自序

我與青島，特別有緣。

抗戰以前，我於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十日，第一次投入了青島的懷抱；勝利以後，我於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，第二次投入了青島的懷抱；前一回的緣，結成了後一回的緣，或者，我與青島，還有未了的緣，也未可知。

自笑生性太癡，南北各省市，凡是我住過的地方，不論是名都大邑，或者是江鄉山村，我都發生深摯的情感，觸起甜美的懷念。但於青島，我却特別的愛，特別的眷戀。

青島有山，有海，有安靜，有溫良的人心，和醇厚的友情。我將永遠歌頌青島，眷愛青島。

青島遊記，是我二十五年的舊作，發表於民衆教育通訊月刊。事變後，全稿散失，現在搜集到的，僅有這十一節，還有末尾七節，已與我二十七年冬在廣州事變中遺失的戰時旅行記一樣，同爲無法補償的損失了。

我的文字，自知沒有什麼可取處，印出來，只爲自己留一紀念，當此大局動盪，國家多故的時候，也是避免散失的有效方法，如因我這篇遊記而能保留青島一部分的史實，並得多結下些翰墨緣，也未嘗不是一件快事。

我謹以十二分的誠意，把這一本殘缺的青島遊記，奉獻給到過青島而喜歡青島的朋友們。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八日，無錫玉廬芮麟，自序於青島觀象山房。

影小者作



作者小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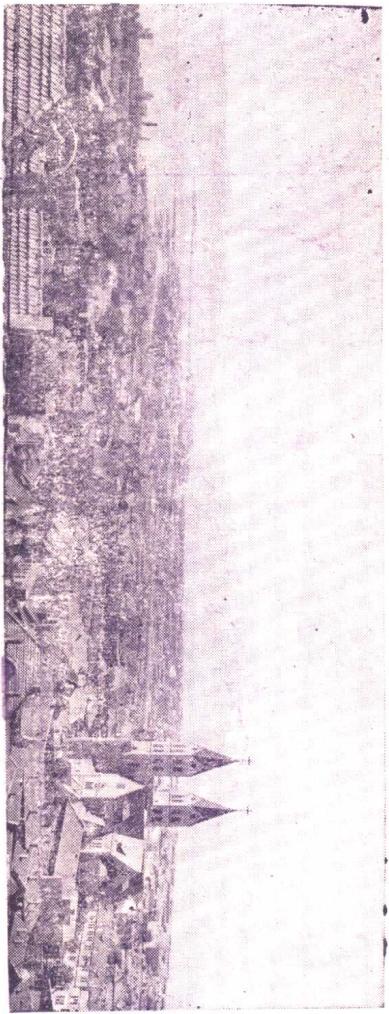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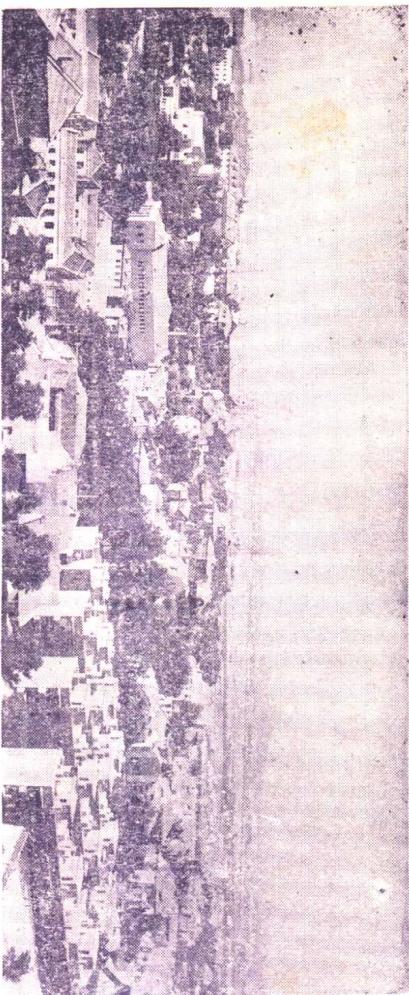
玉廬爲吾錫南方泉人，方泉背軍帳而面太湖，山水靈秀所鍾，數十年來，人才蔚起，而踐履篤實，進退有度，未有若玉廬者。玉廬性恬淡，耽詩，嗜山水，與人無所迕，寬和謙冲，有古儒者風。幼穎悟，肆志於學。歲甲子，卒業於江蘇省立第三師範附屬小學，秋肄業於工商中學，鑒國事日非，慨然加入中國國民黨，以救國爲己任。組織春潮社，倡導新文藝，鼓吹革命。被選爲無錫十四區黨部執行委員，時孫傳芳竄據南京，殘殺黨人，不可以數計，兇鋒所指，弗顧也。丁卯夏卒業，年十九，執教武進史墅及上海唐鴻小學。戊辰春，入江蘇省立民衆教育院。卒業後，任無錫縣立農民教育館長，民衆教育館長，職業指導所主任，暨縣教育局社會教育科長，於無錫社會教育，建樹獨多。甲戌夏，改就武進縣教育局社會教育科長。乙亥春，河南省教育廳慕玉廬名，敦聘爲省立實驗民校研究實驗部主任。是年冬，參加第三屆高等敎試及格，嶄然露頭角，海內文士，莫不樂與之遊。丙子春，部令以荐任官分發青島市政府，供職教育局。知日人謀我急，糾合同志，密謀抵制，時以情報供給當道。七七變後，轉鄂任廣濟民衆教育館長。戊寅春，應沈公成章電召，毅然入魯抗戰，任省政府祕書，省保安司令部政訓處祕書，魯西行營祕書主任，省動員委員會祕書，黨政軍幹部學校教育長等職。慮事綿密，勇於負責，凡有利於國若民者，勞怨所未嘗辭，深爲沈公所倚重。全省小學敎科書之編印，均出自玉廬手。並創辦山東戰時出版社，主編大山東月刊及政幹通訊，以文化運動，號召游擊區青年。時敵匪交相逞，轉戰魯西魯南凡五年，身經曹縣聊城臨清張秋鎮濮縣孟莊花屯彭樓劉坑劉屯及沂山之戰，凡數十役，艱危備嘗，而不廢吟詠。共三十首記及莽蒼蒼行，泰半成於是時。所爲文，磅礴有奇氣，詩則沈雄清新，憂憂獨造，殊非偶然也。壬午春，始變裝西上，經界首洛陽西安入川，任農林部祕書科長及總務司司長。先後受訓於中央訓練團黨政班及黨政軍人事管理人員訓練班，以最優等畢業。

從政以還，仍致力黨務。曾當選為重慶市直屬第六十二區黨部執行委員，於黨務興革，多所獻替。勝利後，任青島市政府人事處長，成績冠全國，政績列最優等，銓敘部特傳令嘉獎。丙戌秋，應高等放試及格人員縣長挑選，以第一名及第。其養蒼蒼行詩集，並經放試院頒給優等獎狀及獎金。玉廬今年才三十有九，其所自立，並自效於黨國者，已卓卓如是，他日成就，必更無可限量，固不徒以詩文鳴也。予與玉廬少同學，訂交將三十年，其爲人行事，知之最密，謹撮敍略，告世之讀玉廬詩文者。

仲宣曰：剛毅木訥近乎仁，吾於玉廬無間言。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，同邑學弟陳鴻雪謹識。

青島



全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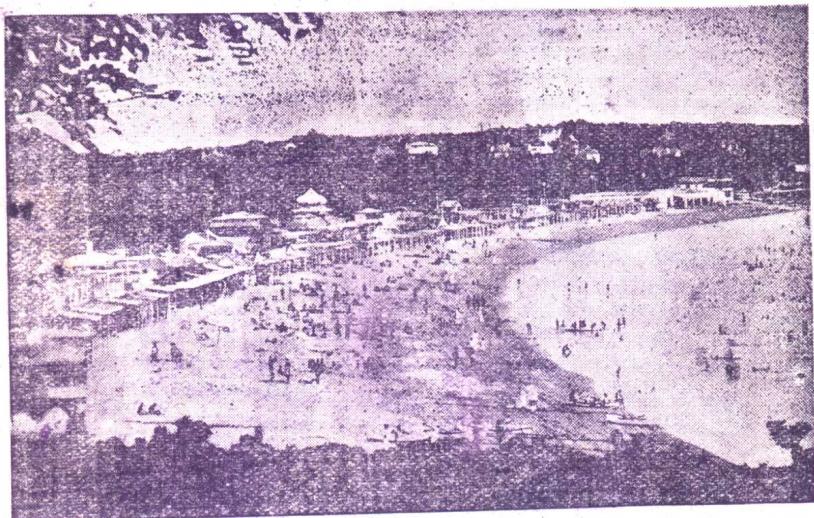
↑ 市政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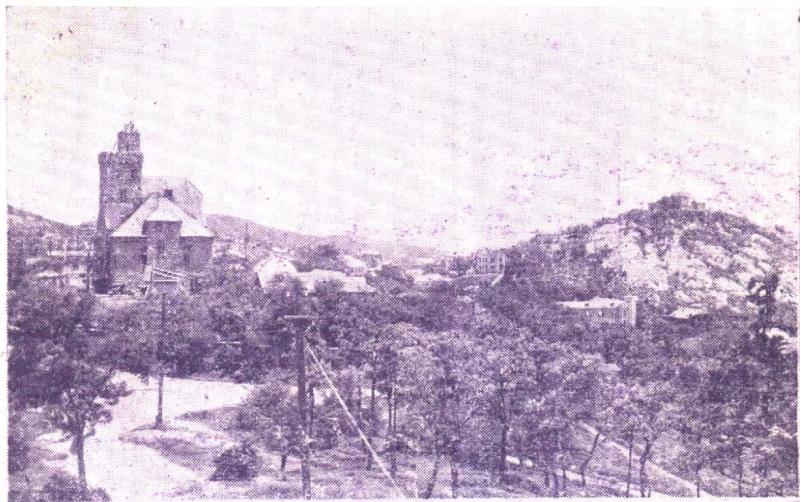
↑ 小青岛與橋棧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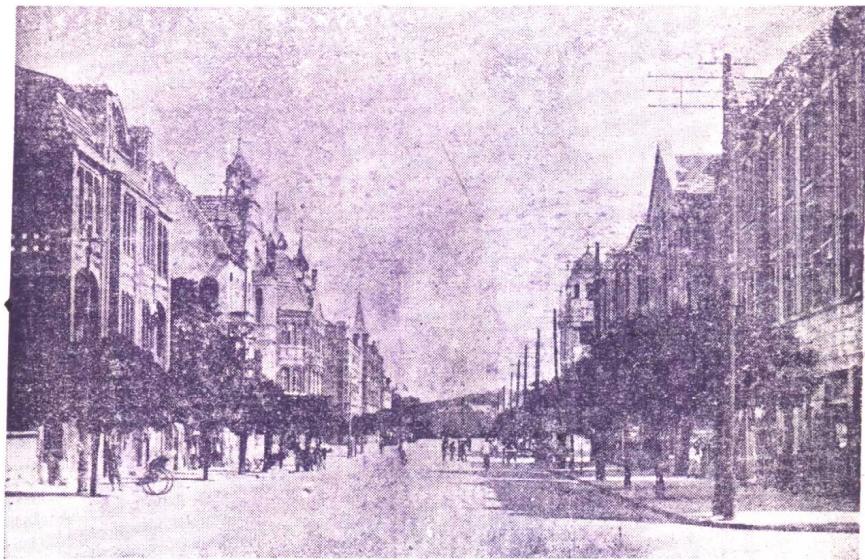
三個場浴水海泉匯於攝者作書本



三個場浴水海泉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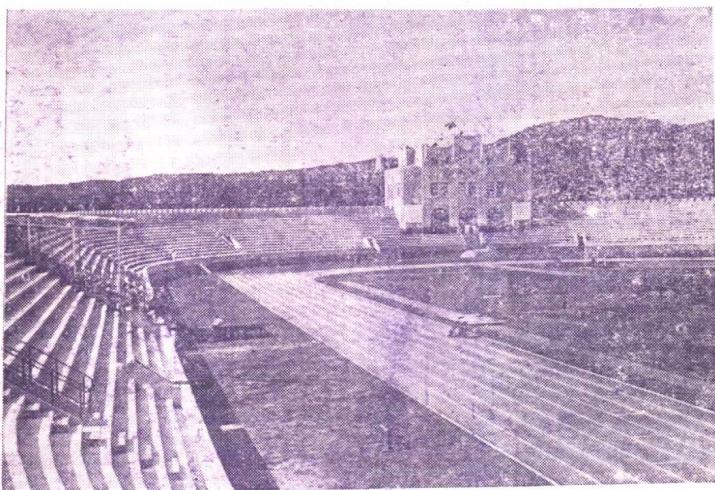
个瞰烏山號信及台象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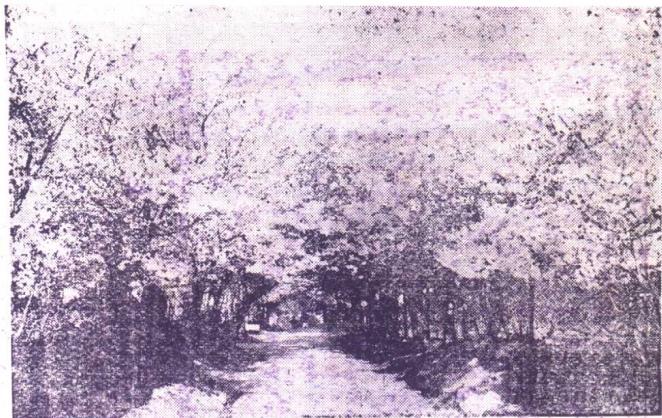
个譬一街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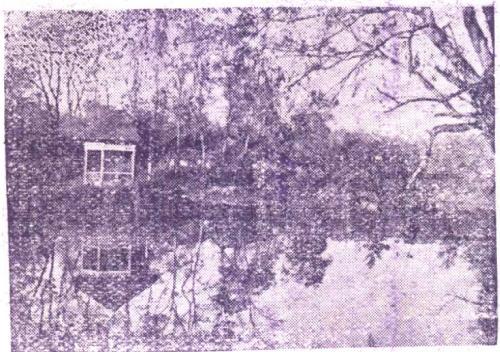
海濱公園一角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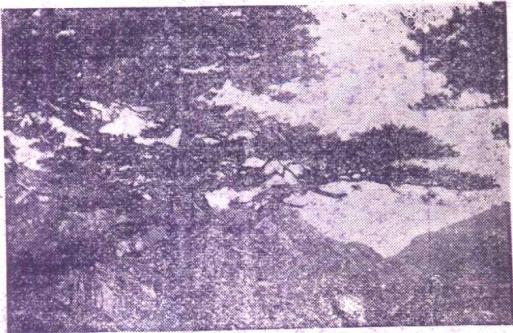
體育場內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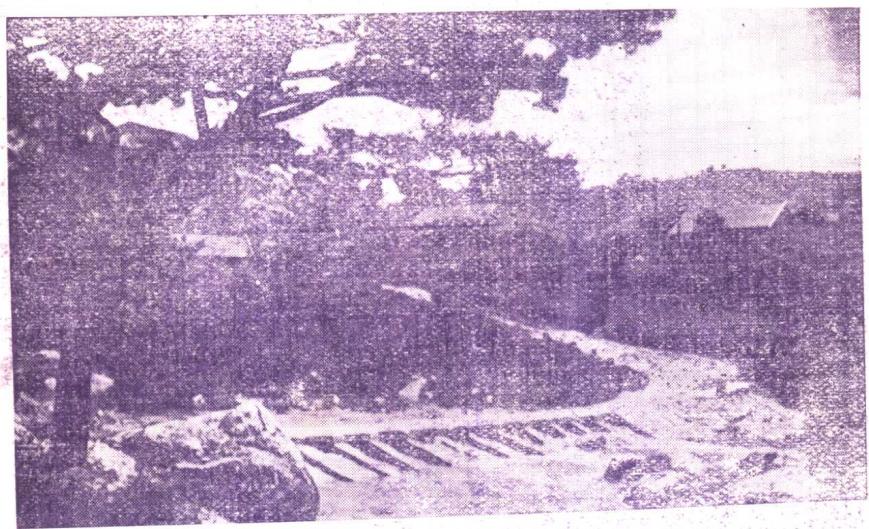
中山公園櫻花路 →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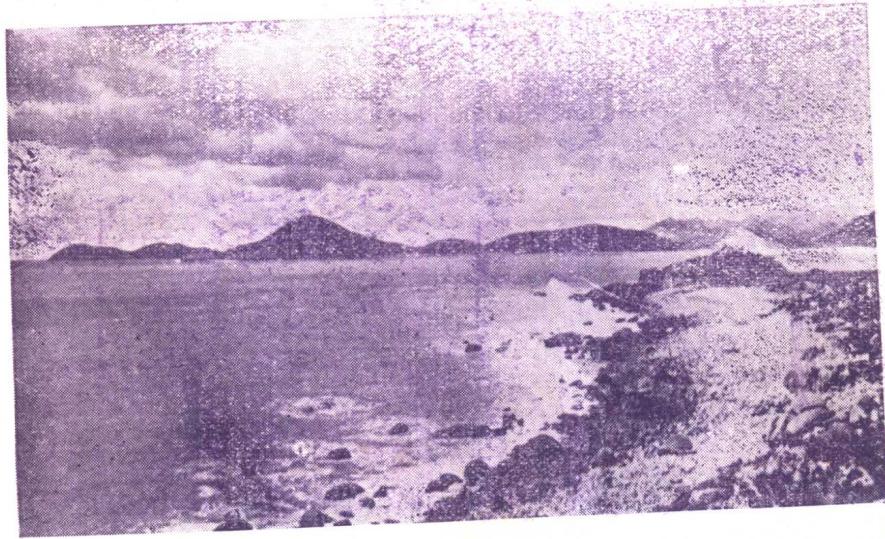
中山公園小西湖 ←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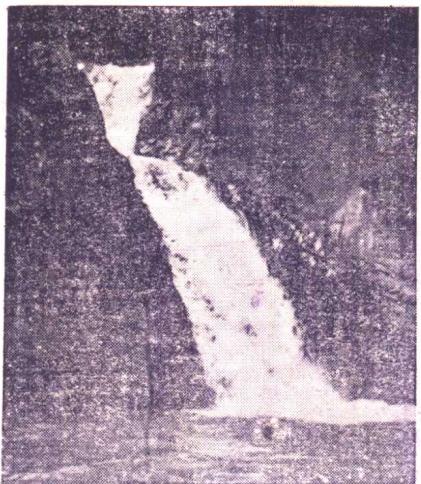
勞山明霞洞 →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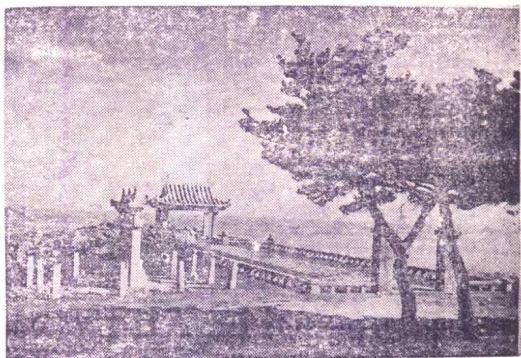
勞山華嚴寺盤道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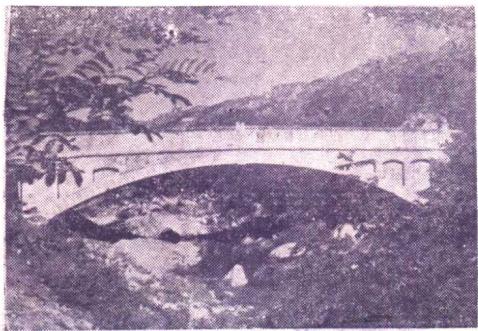
勞山下清宮口



勞山魚鱗瀑←



勞山斐然亭→



勞山北九水←

青島遊記

芮麟

青島，在我國風景線上國防線上佔有重要地位的青島，意想不到的，我竟不自覺要投向他的懷抱了，心裏是充滿着新的憧憬，也繫結着舊的眷戀。

我自二十四年春到開封後，轉眼就快一年了，對於這古老的城市，和城市裏的一切，都已熟悉，現在要離開他，心裏不自覺的有些悵惘。

這一次，我以寒假返錫後，方於二月五日回到開封，不料在開封只住了十八天，又要匆匆南旋了，并且，又要匆匆北上了，人生的行蹤，真是飄忽得連自己都把握不定的！

二月二十日，接得銓敍部通知，知道我已由國民政府核定，分發青島市政府，並令即日到南京領取高等考試及格人員分發憑照，依限趕赴青島報到。經過了五天的奔走，方把經辦事務安排好，而於二十四日深晚，帶了行裝，搭隴海鐵路特別快車離汴東下。當我於淒厲的西北風裏，握別歡送的友好們時，心頭只是衝激着沸騰的熱血：友好的盛情太可感激了！

車廂裏是暖和得與車廂外好似隔了一個世界，隔了一個季節。在輝煌的電燈光下，忘却了這是在火車上，在旅途中，而如舒適地坐在自己家裏一樣。

因為夜色籠罩住了大地，窗外是什麼也看不見。同時，我往返於龍海道上，已經有好幾回了，所以沿途的景物，也引不起我強烈的注意。只是一個人靜靜地坐着，幻想着過去與未來的一切。

在我到中原來的許多目的中，雖以中嶽嵩山，未能一遊，深以爲憾；但想起了登龍門，朝華嶽，浴華清，上長安的許多往事，心頭不由得不感到一些滿足的安慰。

『嵩山，待我下次再來遊吧！』當火車的輪子已經迅疾的轉動，開封快要給無邊的黑暗吞沒時，我輕輕地對自己說了這一句。

夜裏睡得很甜美，一覺醒來，火車已經快到徐州了。

二十五日上午，於徐州轉平滬通車，天色是有些陰沉，但並不下雨。在車廂裏，讀小山詞及兩當軒集以自遣。

到南宿州，天空裏便紛紛飄下雪花來。雪花愈飄愈密，愈飄愈多，地上愈積愈厚，愈積愈白。到臨淮關，地上山上樹上，已變成一片白色了。漫天飛絮，亂撲着車窓，車輪在積雪中轟轟地前進。對着這樣的大雪，誦薄命詩人黃仲則的『慘慘柴門風雪夜，此時有子不如無』句，不覺爲之怡然！

風雪始終沒有停止，過滁州，便漸漸的稀少了，不再如起初那樣一大片一大團的滾下來。下午九時，平滬通車平安地到了浦口。這時雪花差不多已經停止了，但整個的車站，整個的大地，都已埋在一尺多深的雪花中，再也見不到一方乾淨土。我坐在窗口，看着火車慢慢地渡輪，看着渡輪緩緩地過長江，中間實足費了兩小時，十一時全車駛進了南京下關車站。下車，於冰天雪地中雇車上東南飯店。

二十六日的陽光特別美麗。上午九時，搭公共汽車進城，到銓敍部領取高等考試分發憑照。下午

即搭京滬車返錫，在車上，晤多年沒有會面的吳其燮兄，到錫便同住鐵路飯店。晚上，吃了一餐可口的晚飯，洗了一個舒適的澡。

二十七日，早餐後，他為我寫了一封介紹信，給他在青島市公安局服務的胞弟紀元，囑他於我到青時妥為招待。午後，他搭錫宜車回宜興，我到中國旅行社預定了從上海到青島的船位，也即坐輪船回家。

在家裏整足過了八大。

三月八日，大剛亮就起身，別了父親，附輪入城，轉滬赴青。臨行，紀以一絕：

丙子三月八日啓程赴青臨行作

男兒拋却身家累，南北東西作浪遊。汴洛歸來方十日，征鞭又指向青州。

青島，據膠澳志所載，東部舊隸即墨縣境，即禹貢青州之地；西部舊屬膠縣領域，即春秋介國地。枕山抱海，不但風景十分偉麗，并且形勢也極險要。大概漢唐以前，設險在陸，宋元而後，置重在海，為山東的一個咽喉，也是華北的一重門戶。

我此次雖以向銓敍部報到過了期，未能分發在本省任用，但得指派在青島，却也是我心上所樂意的。

在輪船裏，熟人很多，綠水青山，都在談笑中飛快地過去，十時就到了西門。淮城看了幾個朋友，到中國旅行社問明了船名，十二時半，即急急搭車赴滬。下午四時抵北站，把行李票交給了中國旅行社，取了預定的船票，驅車赴大新街孟淵旅社。